



▲参观者在“帕拉第奥建筑元素印章区”盖章。
本文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闻名于世的庞贝古城有什么考古新发现？意大利古典建筑思想与中国传统营造理念有何共通之处？现代科技如何更好地应用于文化遗产保护？

日前，由中意双方合办的“叩问永恒——庞贝的探索与发掘”展和“几何·和谐·生活——安德烈亚·帕拉第奥：从古典到经典的建筑艺术”展览亮相中国国家博物馆。两大展览呈现了不少首次来华展出的珍贵文物，架起人文交流的桥梁，让中意两大文明古国展开跨越时空的对话。

讲述庞贝考古历程

公元79年，维苏威火山轰然爆发，将庞贝这座繁荣的地中海城市封存于尘土之下。火山灰的掩埋隔绝了岁月侵蚀与人为破坏，为后世保留了一份内容丰富的古罗马生活样本，成为理解意大利古代文明的重要窗口。

“叩问永恒——庞贝的探索与发掘”展由中国国家博物馆与意大利雷卡尼百科全书研究院共同推出，汇集意大利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和庞贝考古公园的105件（套）文物珍品及3个沉浸式展项，将前沿学术成果转化为可感知的视觉语言，以全新视角还原庞贝的历史风貌与日常生活图景。大部分展品为首次与中国观众见面，其中不乏新发掘出土的文物和从未公开展出的珍品。

中方策展人陈煜介绍，本次展览与近年来举办的众多庞贝主题展不同，不是单纯展示庞贝古迹，而是别出心裁地以“发掘史”为线索，回顾庞贝自1748年首次发掘至今近300年的考古历程及研究成果。从简单器物提取到整体遗址保护，从静态遗址描述到社会文化重构——庞贝的发掘史正是考古学演进史的缩影，见证了考古方法论与科研手段的不断更迭，揭示了人类认知与保护文化遗产的科学进阶。

漫步展厅，一个生机勃勃的庞贝在眼前“复苏”。角斗士营房出土的青铜护肩微缩模型，诉说着角斗士祈愿获胜的喃喃低语；饰有精美花纹的银质餐具、酒杯和镜子，展现了富裕家庭的雅致生活情调；色彩鲜艳的湿壁画，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神话故事的经典场景，诠释了爱与和谐等主题；花园庭院里栩栩如生的大理石和青铜雕塑，彰显了宅主人的艺术品位，见证了聚会宴饮或安闲独处的美好时光。

第五区是庞贝古城中面积最大的区域，且有不少部分未被发掘，自2012年“大庞贝计划”启动以来，这一区域成为考古研究的重点。考古工作者通过三维激光扫描、无人机监测、DNA研究等先进技术和跨学科的研究方法，获得了大量新数据、新资料，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这座城市的理解。

2018年至2020年进行的考古调查让一片被掩埋的街区重见天日。展柜里陈列着这批发掘出土的文物，如青铜执壶、秤杆、玻璃香油瓶、带盖圆盒等，充满了生活气息。“这件带有可拆卸铁提梁的青铜小桶是在一家热食店的地面发现的，铁与火山灰产生化学反应，形成了色彩斑斓的凝结核，有一种独特的美。”陈煜说。

热食店是古罗马城市社区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庞贝城中就有80余家热食店。这家热食店位于第五区的两条小巷之间，门前的小型广场配有蓄水池、喷泉和用于分配水源的水塔。店内柜台上放置着陶罐等容器，里面还残留有蚕豆和禽类骨骼等食物痕迹。

展厅里复原了热食店的L形吧台，其表面的绘色泽明艳：较长的一侧绘有海洋神女骑着海马遨游，身后跟随着一群海豚；较短的一侧朝向店铺外部，描绘了一个小人在热食店内穿忙碌的画面，起到招揽顾客的作用。生动的场景和文物展示，让人仿佛看到了2000年前庞贝城里的炊烟升腾、人影憧憧。



▲“叩问永恒——庞贝的探索与发掘”展中的双耳陶罐。

意大利双展亮相国博 架起中意文明对话之桥

本报记者
邹雅婷

一面靠墙的大通柜里展示了两排双耳陶罐，它们是地中海贸易中常用的容器，其修长的器身和尖底设计，便于分层堆放、紧密嵌合，能最大限度地减少航运中破损的风险。这类陶罐主要用于运输葡萄酒、橄榄油、鱼酱及其他大宗商品，陶罐的器型特征和彩绘铭文、印章标记提供了关于生产者、商人和贸易路线的信息。这些发现显示了庞贝作为地中海贸易枢纽的重要地位，其产品能够传播至罗马帝国疆域之外。

呈现建筑艺术杰作

“几何·和谐·生活——安德烈亚·帕拉第奥：从古典到经典的建筑艺术”展览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意大利驻华大使馆主办，意大利雷卡尼百科全书研究院承办，汇集中意两国共110件（套）展品，系统梳理了建筑巨匠帕拉第奥从意大利文艺复兴走向世界的历程，呈现了不同文化背景下建筑艺术的对话与回响。

安德烈亚·帕拉第奥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最具影响力的建筑大师之一，他深研古典建筑，融汇时代智慧，以不懈探索与卓越才华重塑了欧洲建筑的面貌，并留下传世著作《建筑四书》。帕拉第奥将美学价值与实用功能紧密结合，使建筑不仅成为承载生活与情感的空间，更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文化载体。本次展览是中国首个以帕拉第奥为主题的特展，通过“奠基——古典的测量师”“巅峰——伟大的建筑师”“对话——世界的帕拉第奥”3个单元，讲述帕拉第奥的建筑艺术生涯及其深远影响。

展厅里，一件件精致的建筑模型直观展现了帕拉第奥的设计巧思。意大利巴萨诺镇的小桥由帕拉第奥在1569年设计，桥面有带顶的长廊，桥墩为狭长的薄刃状，巧妙减少了浮木的冲击力。

坐落于梵佐罗的埃莫别墅是帕拉第奥设计的理想农庄，整体和谐统一，主宅、敞廊与鸽舍沿轴线顺序排列，主宅建于高基座上，一条长坡道便于马车运送谷物至阁楼储存。人们可通过敞廊及底层的拱顶通道，顺畅穿行于别墅各个内部空间。

维琴察圆形别墅是帕拉第奥极具盛名的杰作。别墅以方体穹顶象征天地，四面均设相同的敞廊与台阶。帕拉第奥在《建筑四书》中解释，如此设计意在使四面敞廊皆可欣赏不同景致。这是有明确记载的西方建筑中首次让景观视野主导建筑形制的设计，达成建筑与自然的和谐共鸣。

1570年，帕拉第奥的《建筑四书》在威尼斯首次出版。这部著作图文并茂，堪称帕拉第奥建筑理论与实践的集大成之作。它的出版推动了文艺复兴时期建筑知识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帕拉第奥作为世界级建筑巨匠的地位。此次展览呈现了《建筑四书》的不同版本，不仅有1570年首次刊印的原作，还有多个译本的首刊版本。其



▲“几何·和谐·生活——安德烈亚·帕拉第奥：从古典到经典的建筑艺术”展中的中国传统建筑典籍与琉璃构件。
▼展出的帕拉第奥建筑模型。



中，中国国家图书馆珍藏的意大利文《建筑四书》引人注目。据介绍，它可能由意大利学者利玛窦带入中国，体现了明代中晚期中国与欧洲的文化交流。

帕拉第奥的建筑理念在西方影响深远，从托马斯·杰斐逊设计的美国总统官邸（今称白宫）竞标模型可见一斑。1792年，美国举行总统官邸设计竞赛，时任国务卿杰斐逊匿名提交了一份设计方案。他的设计是对帕拉第奥圆形厅的改良复刻，采用肋架穹顶结构解决中央圆形大厅的采光难题。虽然这一方案未被采纳，但杰斐逊就任总统后，亲自参与了白宫扩建与改造的部分设计。

激发观众情感共鸣

以意大利文化为主题的展览，如何激发中国观众的情感共鸣？策展团队为此颇费心思。

在“几何·和谐·生活——安德烈亚·帕拉第奥：从古典到经典的建筑艺术”展的第三单元，明代闵齐伋刻《考工记》、清代翁同龢题跋《营造法式》抄本与《建筑四书》一同展出，引导观众思考东西方古典建筑理念的异同。《考工记》作为中国首部系统记述手工业技术的官修典籍，提出了“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的造物准则，其中《匠人》篇创立“方九里，旁三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的都城规划范式，将礼制秩序转化为空间语言。《营造法式》是中国古代首部完备的官方营造规范典籍，确立了木构建筑的模数制度，标志着建筑技术向标准化发展。

尽管东西方建筑形态迥异，但二者皆崇尚“秩序”与“和谐”，在空间理性的表达上不谋而合。展出的明代《皇都积胜图》与18世纪画家卡纳莱托的油画《帕拉第奥建筑随想曲》相呼应，诠释了人与城市建筑的有机融合。《皇都积胜图》真实记录了明代中后期北京城的繁盛景象，再现了城市空间结构与商业分布；《帕拉第奥建筑随想曲》将帕拉第奥建于维琴察的巴西利卡与基耶里凯蒂宫“移植”到威尼斯河畔，并以帕拉第奥设计的桥型取代现实的里亚托桥，构建了一座“幻想的威尼斯”。

展览还通过多媒体与互动装置增强观众的体验感，从而能够更好地理解帕拉第奥的建筑艺术。以AR技术呈现的里亚托桥设计方案，让观众直观感受帕拉第奥将桥梁转化为“水上广场”的巧妙构思。展厅里设有“帕拉第奥建筑元素印章区”，提供柱廊、拱券、山花等代表性元素印章，观众可以自由组合，完成一份独具个性的建筑“设计图”。

沉浸式展项也是“叩问永恒——庞贝的探索与发掘”展的一大亮点。现场大屏采用类纸LED技术呈现视频，长度达16米、面积超64平方米的环形巨幕给人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观众可以跟随镜头，“走进”典型的希腊化豪宅——“农牧神之家”，欣赏其精美的地面与天花板装饰，还能通过虚拟重建技术，“亲历”庞贝近300年的发掘过程，看到这座城市的文明肌理，理解它与罗马之间的复杂关系。

展厅里还有一些精心设置的小贴士，补充介绍背景知识，提示观众寻找展览中有趣的细节。比如，在绘有阿里阿德涅的壁画旁，介绍这一形象所蕴含的寓意，并提醒观众留意她戴的手镯，在展览中找到相似的展品。

“文化遗产不仅是需要科学保护的静态展品，更是具有生命力的活态资源——这正是中意双方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共识。”中国国家博物馆馆长罗文利表示，希望展览能够进一步深化中意两国人文交流，以对话与合作推动文明互鉴。

在上博， 邂逅英国文坛群星

博文



▲“从莎士比亚到J.K.罗琳：英国文学家肖像与名迹展”现场。
上海博物馆供图

莎士比亚唯一可确认的生前肖像、狄更斯代表作《远大前程》手稿、勃朗特三姐妹同框画像、J.K.罗琳亲笔批注并绘图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近日，“从莎士比亚到J.K.罗琳：英国文学家肖像与名迹展”在上海博物馆东馆开展。该展览是英国国家肖像馆馆藏首次在中国大陆亮相，共展出135件珍贵藏品，涵盖82位英国文学家的肖像、手稿、初版书籍与信件等，引领观众开启一场跨越5个世纪的文学巡礼。

此次展览由上海博物馆与英国国家肖像馆联合主办，大英图书馆参与策划，荟萃了英国多家机构与私人收藏的珍品，以“肖像”与“手迹”辉映的方式，通过“文心追迹”“成名之路”“冲破樊笼”“声名赫赫”“改写世界”五大单元呈现文学巨匠的多维面貌，深入探讨作家生平、创作与时代背景。

走进展厅，透过第一单元的一扇“窗”，观众可隐约望见展厅深处作家们的身影。随着观展推进，距离渐近，理解渐深。展厅上方流动的作家名言，唤醒观众阅读作品时心中曾泛起的情感涟漪。贯穿全场的两大视觉元素——作家姓名带与金属嵌条，设计灵感来源于莎士比亚与狄更斯故居的建筑细节。它们与作家的金句、代表图像、附有译文的手稿等共同构成一个可亲近、可理解的文学世界，让观众实现与异国作家之间的深度对话。

布面油画《威廉·莎士比亚》是展览中备受瞩目的珍品。据介绍，这幅肖像是在1610年，也是存世稀少的早期职业作家肖像之一。画面构图简朴，专注面部刻画，系当时肖像艺术的典型特征。1856年，此画作为开馆赠礼，入藏英国国家肖像馆。这幅画作一直深受观众喜爱，因其真实记录了莎士比亚的形象而价值非凡。

与之共同展出的还有1623年出版的《威廉·莎士比亚先生的喜剧、历史剧和悲剧》。这部莎士比亚戏剧集亦称《第一对开本》，本·琼森为此书题诗，卷首印有莎士比亚版画肖像。

勃朗特三姐妹（夏洛蒂、艾米莉和安妮）是19世纪英国文坛的璀璨之星，尽管生命短暂，却创作出了多部颇具影响力的小说。1847年，夏洛蒂以“柯勒·贝尔”之名出版《简·爱》，安妮以“阿克顿·贝尔”之名出版《艾格妮丝·格雷》，艾米莉则以“埃利斯·贝尔”之名出版《呼啸山庄》。展览中可以看到勃朗特三姐妹唯一的三人同框画像，由她们的兄弟勃兰威尔创作，一开始他把自己也画了进去，后来又用颜料抹去。随着时间推移，颜料褪色，原本被遮盖的男性形象又依稀显露出来。

与勃朗特三姐妹同时代的查尔斯·狄更斯，在世时即享有盛名，曾在北美、英国多地巡回朗读自己的作品。此次展出的狄更斯肖像由画家丹尼尔·麦克利克斯于1839年创作，正值狄更斯第三部小说《尼古拉斯·尼克贝》以连载形式发表。画家与作家于前一年结为挚友，狄更斯的出版商委托画家创作这幅肖像，旨在为《尼古拉斯·尼克贝》的卷首肖像提供底稿。

展览中还有一份珍贵的狄更斯手稿，可以看到《远大前程》原本的结局。《远大前程》是狄更斯晚年的作品，以孤儿皮普的故事为主线。这部小说原本以悲剧收尾，但狄更斯后来改成了更有希望的结局。

风华正茂的约翰·弥尔顿、才情横溢的乔治·戈登·拜伦、衣着考究的奥斯卡·王尔德、娴静优雅的弗吉尼亚·伍尔夫……一幅幅肖像定格了作家的风采，让今人能将这些留下不朽文字的先辈“面对面”。

在照相技术发达的今天，画像却依然有其独特的魅力。展览中有一幅炭笔素描，描绘了J.K.罗琳创作《哈利·波特》系列小说的情景。画家赖特用细腻的绘画技法捕捉到作家沉浸写作的状态：罗琳手握钢笔在纸上疾书，全神贯注的模样仿佛与周遭世界隔绝。

罗琳笔下的哈利·波特是21世纪极受欢迎的文学角色，该系列作品风靡全球。2013年，罗琳为筹集善款，在《哈利·波特》系列第一部的初版书上亲笔批注并绘制插画。此次展出了留有罗琳手迹的《哈利·波特与魔法石》初版书，观众可以看到罗琳绘制的霍格沃茨魔法学校徽章草图及其批注的感想。

配合此次展览，上海博物馆打造了沉浸式英伦文学主题快闪空间，并举办文学讲座等活动，让观众在中西交融的语境中深入感受文学的魅力。

据悉，展期将持续至7月13日。



▲展厅里的狄更斯肖像。
新华社记者 陈浩明摄